

陳誠與蔣中正

宋越倫日記摘錄

● 宋越倫（前中國文化大學外語學院長）

朱一成催促訪陳誠

余幼承庭訓，對寫日記頗能持之以恆，可惜大陸變色，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以前之日記，未及攜出，全遭毀棄，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以後，亦因家國多故，殘缺不全，然自奉派到日本以後，除不得已之事故，未能撰寫日記外，直至今日，四十餘年來，所記尚稱完善。一九九六年暑假得暇，重加整理，閱讀，多數記憶中已漸模糊之事，因重閱日記得以展現眼前，承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成聖教授之囑，特就其中有關國事，尚足補正史事之闕漏者，加以抄錄發表，敬請讀者指教。

陳誠與蔣中正

抗戰勝利，東南日報設總社於上海，我任主筆兼資料室主任，同時因研究日本問題關係，接觸面極為廣泛，其間因一偶然之機會，得識中國電信界之長老交通部電信總局長，曾任中大、清華、浙大、交大教授的朱一成，其時朱雖在一度中風之後，但壯懷激烈，對國事不勝憂憤，他在首任電信總局局

長任內，即與陳誠過從甚密，抗戰期間，陳誠任湖北省主席，朱即為建設廳長；東北變色後，陳誠聲譽一落千丈，全國輿論，對陳誠極不諒解。我也因此對陳懷抱偏見，朱一成再三為陳辯解，並堅決催促我與陳誠一見，以下日記，為我訪問陳誠之前後經過：

民國三十七年

八月二十三日一

朱一成偕梁伯高來訪，朱謂陳誠堅欲邀余一談，冀東山再起，當即將余之意見告之，不急急與之相見也……

八月二十六日一

至荳野處接受指法療法，與朱一成長談，明日務希余與陳誠一談……

平易可親掃除成見

八月二十七日一

午後二時至大西路朱寓，與朱一成長談，四時尹仲容、梁伯高亦來，即相偕至林森路與陳誠相見，陳新經胃部手術，精神則甚健旺，雖係初次見面，無話不談，為述林可

勝任事之勇，以致遭人之忌，幾陷不測，經渠竭力支持，始免於厄之情形，聆之我對其過去之成見，為之一掃，而其平易可親，復非一般傳聞所可比擬。略進點心後，正擬交換對當前時局意見之際，蔣經國突然來訪，乃中途辭出，由梁君送返寓所。晚至東南日報社寫社論。

九月二日一

王造時來電，邀余至青年會午餐，余以其人氣味不佳，未應邀前往。：

再次見面無話不談

九月四日一

晨起濃霧，風雨如晦。八時搭車至大西路朱一成寓，到達適為九時，即由朱伴同前往林森路一一六五號與陳誠再度相見。自九時十分起，陳摒除來客，與余談至十一時五十分，而猶娓娓不倦。朱恐渠臨時張羅，且在其病後不宜過勞，乃興辭而出。談話之際，朱一成故意屏坐一隅，不發一言，蓋欲余充分發揮，其愛才若渴，獎掖後進之心情，

令人不勝感動，陳誠上將平易可親，娓娓之中，時露堅毅之色，而慨嘆中國環境之惡劣，好人之不易為，尤與余具同感。自謂與余話至投機，故無話不談，瑣細靡遺。談至得意處，往往粲然一笑，一種發自內心之真實情感，流露於顏色之間，甚屬可喜。為談過去軼事，多為外間所不知者，特節錄如左：

真誠建議軍國大事

(一)陳誠於民國十九年曾去日本，原擬在日本求學，嗣以日人於宴敘之際，醉後頗露對華侵略之意，乃知不可久居，復以蔣中正電促返國主持剿共軍事，遂束裝賦歸。歸後蔣中正數度邀陳誠長談；某日共遊靈合寺，其時適當北伐完成之後，蔣中正頗有驕矜之色，指正在興築中之北伐陣亡將士紀念塔謂陳誠曰：「將士逝者如斯，余為塔祀之，俾垂久遠！」陳誠默不作答，語至再三，陳始答曰：「大敵當前，此瑣屑小事，不足繫懷，吾敢斷定日本必於一年之內！對我有所舉動，亟宜有所準備，即為北伐將士著想，亦宜養其傷殘，撫其孤寡，不僅紀念塔非當務之急，即委員長新建之官邸，亦非必要！」蔣中正委員長為之默然不語者久之，而因此自始至終，即委員長新建之官邸，不僅紀念塔非當務之急，即委員長長新之官邸，亦非必要！」蔣中正委員長之默然不語者久之，此目始至終，未遷入陸園官邸居住，最後且以「凱歌堂」名義奉獻教會。亦可見陳誠之遠

見，與蔣中正從善如流之襟度。翌年「九一八」瀋陽事變爆發，陳誠實有先見之明！

(二)「九一八」後，為急於準備，陳誠建議購置大批彈藥武器，蔣中正以無的款而有難色，陳誠曰：「委座如能稍事節約，則此區區之數，殊易籌措」。蔣中正謂：「余殊無浪費之可言！」陳曰：「余非謂委座浪費，實係委座之機關耗盡公款，如各行營即為其例，苟能樽節，則何事不可為！」蔣中正遂據以騰出經費，向德國購置大量榴彈砲及其他軍伙，此後即成為抗戰初期抵抗日軍之唯一資本。

獨特看法救平戰役

(三)「八一三」前夕，政府高級人員如何應欽，堅主不能作戰，唯戴傳賢則以為必須抵抗，並謂其結果日本必亡，而中國亦難獲勝，陳誠深韙其言，以為此非「能與不能」之問題，而為「打與不打」之問題，日本志在亡我中華，不戰，則唯覆亡之一途；反覆諫諍，卒獲蔣中正首肯，乃有全面抗戰之決定；而陳誠於江西剿共期間，即從事公路以及機場之修築，以為未來抗戰預為之地，當時熊式輝則屢加反對。

(四)「七七事變」後，陳誠曾與熊式輝奉派赴滬調查，是否可與日本在華南作戰，以開闢第二戰場？返京以後，熊式輝堅主不能戰，而陳誠則謂「能戰，且非戰不可！」為避免日軍自華北直趨保定。武漢，以囊括中

原，迫我投降，陳誠並建議在上海採取主動，以吸引日本在華北之主力，使戰事延長，我得從容佈置，即令日軍進攻武漢，亦屬仰攻，決不至如由華北以全力直搗武漢之為可慮。蔣中正說：「陳誠說得對，趕快佈置，打！打！打！」陳誠下令張發奎、薛岳等部集中上海，以促成「八一三」之光榮作戰，並牽制華北日軍，分散其兵力，使我得有從容撤守南京，上溯長江，建陪都於重慶之時間。

(五)兩廣事變之際，何應欽主直搗兩廣，而蔣中正氏堅主先佔衡陽，以扼兩廣咽喉，卒使陳濟棠、李宗仁無法達成反蔣的計劃而被迅速救平。

(六)閩變初起之際，蔣中正頗為激動，陳誠熟知蔣中正個性，苟能處以鎮靜，則調度指揮，頗多卓越，乃告以歷史上從無以福建為根據地而得成功者。且十九路軍於上海得志之後，驕矜之餘，決無作戰之決心，故即判斷當時：(1)決無越仙霞嶺直趨杭州之雄心。(2)亦不至北出江西，與共黨聯絡。(3)更不至與兩廣提攜。(4)與台灣日人勾結，亦無可能。故斷定陳銘樞、李濟深之志在苟安，乃以攻下延平，一鼓殲滅為戰略中心；蔣中正深以為然。

陳誠奉命出發，方抵機場，蔣中正復以電話召回，戒以勿恃武力，儘量予對方以悔禍之機；蓋蔣中正之意，當北伐初成，不欲勞師動眾，以損元氣也。迨陳誠兵至延平附

近，偵知延平竟係空城，乃急下令「不准攻取延平！」僅在附近待敵，不料一再等待，陳銘樞、李濟深仁兵力始渡江趨救，陳誠乃下令一鼓殲滅。

閩變之救平，竟不費吹灰之力，陳誠於追述之際，屢謂此為中國戰略史上之一大笑話，為之輟然久之。

一心為國生活清苦

以上各點，均為外間所不及知者，而陳誠對相知未深之人，竟深談如此，可見其對余之信重。

餘如對日本問題，多所詢問。陳誠認世界大戰因蘇俄不欲戰，而美國又不能戰，一時殊無爆發可能。萬一柏林英美法軍隊退出，蘇俄席捲法意，則英美被迫，或將出之於戰爭之一途。如太平洋方面戰爭發生，則美將退出朝鮮，而守青島及台灣。對於國內情勢，陳誠仍認為政府能控制全局，此點與余的看法不同。

余當將在日所得之感觸告知，並強調「長江天塹」已為歷史名詞，決無恃險阻敵之可能。請其特別重視台灣及海南島，苟有可能，不妨以養病方式，前往台灣視察情勢，

渠頗首肯。

此外並涉及政界人物臧否及私人生活頗多，陳誠對胡適最為敬重，對CC之痛惡，則均見之於言辭。

我們對談至十二時辭出。至朱一成處午餐，然後相偕至荳野處指法療法。四時至施高塔路訪賀耀祖，晚至報社寫稿，天氣燠熱，幾難入睡。

陳誠生活清苦，他臥室內的蚊帳竟有數處破洞，家俱設備都非常簡樸。忠心為國事盡瘁，未能為自家生活享受打算，令人敬佩。

聖文叢書

黃沙碧血戰新疆

全一冊

郭 歧 將軍 著

定價貳佰伍拾元

本書為抗日名將、前任國立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，台灣省議會議員，現在比利時布魯賽爾傳授中國國術的郭歧將軍繼「南京大屠殺」之後又一部精心力作，要目有：死而復活似有天意。蘇俄對新疆的謀略。德蘇異勢史魯翻臉。俄人毒狼埋雷阻撓。空中鳥瞰雪封山河。嚴寒之下凍成殘廢。大坂城痛殲蘇俄軍。平沙萬里車行如矢。移防指揮發生歧見。歐戰局勢影響新疆。隻身赴任西出陽關。精河空城狗也可憐。平沙細流構工困難。沙場喋血全團犧牲。死去活來力疾脫走。天馬突至再闖虎口。夜飲馬血臨淵照影。電話中斷情勢有變。敵人焚橋我軍搶渡。百餘孤軍絕地噩夢。無定河邊白骨遍野。狼嚎狗吠大野恐怖。一覺醒來已成俘虜。攻心之戰唇槍舌劍。空襲叛軍打開僵局。張治中玩和談花樣。主義之爭抗戰之辯。受難英雄冷落待遇。假借和談獨自貪功。涼州道上已近故鄉。戰犯審判返京作證。附錄：丁慰慈「血淚山河新疆行」，李郁塘「馬仲英魂斷莫斯科」，「楊增新才大識遠」等編，喬家才博士、張大軍教授作序，老五宋宇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七十餘頁，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，八折優待中外訂戶祇收 二佰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○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，立即寄書。